



北歐散記

張盛裕

新文藝出版社

北 歐 散 記

張 盛 裕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作者曾隨中國古典歌舞劇團訪問了北歐的芬蘭、瑞典、挪威、丹麥和冰島等五個國家，這本散記就是訪問過程中所見所聞的記述。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北歐各國首都以及幾個重要城市的風貌，特別是我國古典藝術如何受到北歐人民的熱愛和珍視，以及我國和北歐人民之間的友誼的進一步發展，都有比較生動的描述。

散記也扼要地介紹了芬蘭的“列寧博物館”、“瑞典皇宮”、挪威的“雕刻公園”和丹麥奧登塞的“安徒生故居”，以及北歐各國著名的大學、圖書館、動物園、水產博物館、劇場等等的情形，對我們了解這些國家的文化生活，是有帮助的。

本書其中有一部分曾經在中國青年報上連載過。

北 歐 散 記

張 盛 榕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199

開本 787×1092 1/22 印張 2 字數 40,000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4,000 定價(6) 0.18 元

在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并访问波兰各大城市之后，接着我又随中国古典歌舞剧团访问了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五个国家。九月四日，我们告别了华沙——这个永远难忘的美丽的英雄城市，转道莫斯科赴赫尔辛基。火车在过苏芬国境时，停了片刻作检查。在一座饰有苏联国徽的木亭旁边，站着一名穿灰军服的苏联哨兵，目光严肃而冷静地在岗位上。火车徐徐行驶过两边可以升降的横木栏间的真空地带，到达了芬兰的国境。车窗外，同样有一座木亭和一名哨兵，这个年青的芬兰士兵见了我们嘻笑着，抽着烟，木亭的窗户外贴着一张美国式的半裸体女郎的画。国境线上的这个鲜明对比，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一个月光明净的晚上，我们到达了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矗立在车站附近的钟楼的时针正指着十一点。月台上挤满了穿着盛装的主人，他们手里捧着鲜花，没等火车的车轮完全停住，就簇拥上车厢来和我们握手、拥抱、献花。有趣的是他们都会用中国话说：“欢迎！”我们也就拿刚在火车上学会的几句芬兰话回答：“给督司！”（谢谢）“佩范！”（您好）凭着这两个简单的词彙，我们彼此沟通了感情，大家怪亲切的微笑着。芬中协会主席叶文佩和芬兰戏剧组织中央联盟主席维能

林教授相繼致歡迎詞，接着楚圖南團長致詞答謝。芬蘭的著名導演和演員亞維羅女士，不久前曾訪問過中國，她長着金黃色的頭髮和一双琥珀色的大眼睛，她熱情地抱着我們的女演員，好象旧友重逢一樣的高興。在我們逗留芬蘭期間，芬中協會聘請她協助我們工作。我們一走出車站，映入眼簾的是大街上圓桶形的廣告柱上貼滿了我國京劇彩色劇照的海報，一輛輛行駛着的藍色的大公共汽車上飄拂着中芬兩國的國旗。路上的行人都頻頻回頭用友好的眼光看着我們。我們乘汽車到旅館去休息，在心里默默記住了這訪問北歐旅程開始的一天。

到達芬蘭的第二天，我們假皇家餐廳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到會的記者真不少，除芬蘭各報記者外，許多別的國家的記者也出席了。記者們有的翻閱着我們為他們準備的印有彩色劇照的團刊和節目單，有的忙着給演員們攝影。有一個女記者對中國的樂器特別感興趣，她不厭其詳地詢問着每一件樂器的名稱，並且吃力地學着中文字的寫法。會上，馬少波副團長對中國古典歌舞劇的歷史及其藝術特點作了介紹。為了幫助他們更好的理解，還特地表演了“秋江”和“盜仙草”兩個節目。演員們穿着戲裝在屋中央一塊不大的地毯上表演，記者們在四周圍團團圍住，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從他們的表情上就知道他們對京劇感到很大的興趣。一位電台的女廣播員，一手拿着麥克風，提了很多問題，請求馬上作廣播解答。後來芬中協會秘書長勞利克能夫人告訴我們：當我們的音樂奏響起來的時候，樓下餐室里的客人都停下了刀叉在凝神靜聽呢。接着芬蘭的藝術家們和中國的藝術家們愉快地會見了。大廳里三五成羣地圍成許多小組，從小組里又分出新的小組，翻譯照

顧不過來的時候，演員們就借助手勢來交談。一位芬蘭的藝術家笑着說：“如果有友誼，那民族和語言的界限是容易克服的。”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叫梅梅蘭的芬蘭著名演員康薩佛德里，把自己扮演白毛女的一張得意的照片送給我們的演員，而她又為中國朋友送她的一枚精巧的和平鴿別針感到高興。在國家劇院開幕演出後，赫爾辛基滿城轟動，所有的報紙都發表了對演出的評論。赫爾辛基報說：有悠久傳統的中國歌劇“對於西方觀眾來說，它在藝術的表現方面打開了一個十分新鮮的和動人心魄的天地。”輿論認為“通過中國藝術家的表演，一夜之間縮短了中芬兩國的距離。”芬蘭戲劇組織中央聯盟主席維能林這樣表示：“我們欽佩中國的藝術，在神秘的背後，我們看到了古老的文化，它不愧為東方之光。”芬蘭最著名的女演員愛拉·伊羅南對我們說：“很多有名的歌舞劇團到過這裡，但都沒有獲得象你們這樣大的歡迎。要知道，芬蘭人不是傻瓜，他們都很苛刻，批評也很尖銳，可是如今大家一致贊揚你們。”國家劇院名導演維底卡說：“我們一直習慣於歐洲的音樂，你們的演出就象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給我們上了一堂藝術課。”演員阿司賓說：“看了你們的藝術，我想一個人就不要把西方文化說得太多。”我們為芬蘭的兒童演出了一場。那些八歲至十四歲的天真活潑的孩子，看完戲回去後畫了許多京戲的彩筆畫，在畫里“水漫金山”的演員都飛在空中；猴王孫悟空的金箍棒旋成一個圓圈；“獵虎”中的老虎從一座大山上跌下來……真是充滿了稚氣的誇張和天真的幻想，有趣極了。熱心的教員把這些孩子們的創作搜集裝訂成一個畫冊，送給了劇團留作紀念。

芬蘭的教育部長沙拉斯蒂夫人為歡迎中國藝術家舉行了茶會。芬蘭總理吉科寧等也出席了。沙拉斯蒂夫人在致詞中說：“在芬蘭能有機會和中國非凡的高級歌劇藝術見面，這是極其值得感謝的榮幸。”並說：“我相信通過文化交流和相互訪問，會有利於促進人類的文化。藝術是國際語言。通過藝術可以使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起來。”

我們團的領導同志還訪問了芬蘭最著名的老雕刻家，和平獎金獲得者阿爾道寧，他和他的夫人及女兒出來熱情地接待我們。因為老雕刻家的耳朵重聽，所以談話是通過他的女兒用筆記的方式進行的。平時，阿爾道寧一般不出席宴會等社交活動，但我們每次的招待會和酒會他都破例地出席了，他熱烈地談着演出，認為中國的京劇藝術是最神妙和前所未見的驚人藝術。他說自己曾雕塑過毛主席象。他們夫婦對中國的歷史文化都很感興趣，他引導我們參觀了他所收藏的一些中國古物和外國作者所著的一些介紹中國古文化的書籍。他談到曾看過關於介紹敦煌雕塑藝術的電影，並詢問了一些中國目前整理和發掘古文物的情況，對於中國具有如此久遠和豐富的歷史遺產深表羨慕和驚訝。臨別時，他一直送我們到電梯口，嘴裡說不出話，但是他那一雙深沉的眼睛表露了誠摯的友情，給我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我們看了芬蘭最著名的劇作家的話劇“年青的磨坊主人”，和芬蘭電影“結婚”、“小白鹿”，而電影中的女主角那天還親自趕來陪同我們一起看，據說這兩部影片已出口到我國。赫爾辛基有兩家放映蘇聯影片的电影院，我們前去看過根據小說“茹爾賓一家”改編的影片“大家庭”。但是更多的电影院却

充塞着美國和法國的黃色影片，他們以庸俗的廣告和不停止的循環放映（可以連續地看）等辦法來招攬生意，可是觀眾還是不多。

在城區附近的海灣邊上，漆着美國“貝殼牌”商標的巨型的銀色汽油桶在閃閃發光；一座正在興建的長度不足一里的鐵橋，操作的設備和過程全部是機械化的，這座橋據說已造了三四年，還未竣工，難怪國外朋友聽了我國一些偉大工程的建設速度，要表示驚訝和不易置信了。在一九五二年舉行過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體育場外面，有一個作跑步狀的芬蘭天才的賽跑運動員努爾米的人象銅雕。我們走進那遠處望過去很像一根豎立着的二十四孔口琴似的狹瘦的高樓，化了五十個芬蘭馬克購入場券，就乘電梯一直升到二十四層的最高樓頂，在此可以鳥瞰這擁有四十萬人口的城市的全貌。為海灣環抱、披綠挂翠的赫爾辛基是秀美明麗、光彩迷人的。從鐵欄杆望下去，那能容納數萬人的奧林匹克運動場，象是一個橢圓形的模型似的。離這裡不遠是曾經舉行世界和平理事會的大廳。在大街上，我們常常看見許多芬蘭的男女喜歡坐在供行人休息的長椅上曬太陽，他們有時一坐就是幾個小時，當初我們有些奇怪，後來才知道這裡有很長的季節不容易見到太陽，因為缺少陽光，患關節炎症和癱瘓的較多，在有陽光的季節，無怪人們就要來充分利用和享受它了。這裡的夏季白天特別長，晚上十二點鐘，依然可以手握書卷在花園里夜讀，毋須借助於燈火或月光。這時太陽雖已下山，天空恰似拂曉前呈現一片魚肚色。早睡的人要在窗上垂挂一層厚的帘幕。每年的六月二十三日，是芬蘭的中夏節。這天，大家都跑到森林里去，點燃起熊熊的

营火，尽情地唱歌跳舞，痛痛快快地玩一个通宵。

赫尔辛基的街道是整潔的，这个现代化的都市，并不顯得过于嘈雜和拥挤。市内設有許多幽美的街头公園，是供行人休息的好地方。芬蘭的建築藝術頗為出名。住房一般不十分高大。那些花崗石的、大理石的建築物，具有一種沉靜的獨特風格，尤其是最著名的白色的議會大廈和赫尔辛基大學，確是令人注目。

赫尔辛基最大的百貨公司叫“斯托克曼”。另一家大百貨公司“索克司”，和我們住的“華古納”旅館同在一幢九層大樓之內。百貨公司里有各種顏色的尼龍海綿，很引人注意，它可以製成海綿床墊、海綿拖鞋、海綿刷子等等，在芬蘭人民生活中的用途是非常廣泛的。

我們離開赫尔辛基，還到了芬蘭其他的七個城市。這使我們有機會更多的觀賞了芬蘭的大自然的面貌。芬蘭可以說是——個由森林、湖泊和島嶼組成的國家。它具有一種雄穆恬靜的“北方美”。路途上，到處只見大片大片的森林和一個一個淡藍色的湖泊，在濃郁蒼翠的樹叢和晶瑩的湖水之間，常常可以看到玲瓏精巧的小木房子。因為芬蘭的木材很多，在芬蘭的鄉下，土房和草房是沒有的，磚房也很少見，蓋木房却可得就地取材之便。這些木屋一般可以住二戶人家，並共有一灶間和一浴室；它的外面都塗漆着一層紅、棕、黃、褐等各各不同的鮮艷顏色，和自然背景相陪襯，賦有“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境界，又恰像一幅絕妙的油彩畫。

芬蘭的樹木之多是驚人的，它占居了全國面積的百分之七十。而森林中主要是高大筆直的白樺和松、樅、杉等針葉樹。

芬蘭的礦藏貧乏，所以森林在經濟價值上有很重要的地位，木材木粕和紙張的出口值，約占輸出總值的百分之八十五，為芬蘭的最大利源。

芬蘭有“千湖國”的美稱，其實這也還沒有表達出其湖泊的確數；芬蘭全國的湖沼數目多至十萬，加以運河交叉如網，人們可以坐船遊覽全國的大半地區。據說在遠古時代，冰河南下，遍布北歐大陸，芬蘭全境曾為大冰層所復蔽，受冰之磨擦甚劇，冰河的侵蝕在岩石上留下許多洞窟，形成了如今蜂巢似的密連的群湖。由此芬蘭人常自稱湖民，稱其國為湖國（蘇烏米）。芬蘭這個名字是來源於瑞典文的。

除了湖泊和森林，芬蘭的島嶼也特別多。芬蘭的古都和文化中心土爾庫就有三萬個海島，世界上再沒有別的城市有土爾庫那樣多的海島了。當地戲劇界代表哈·杜伊瓦意味深長地說：“如果把土爾庫的島嶼和中國的長城連結起來就是一個和平的城市。”

郭沫若先生寫過這樣一首詩，生動地概括了芬蘭面貌的特色：

信是千湖國，
港灣分外多；
森林巖嶺立，
島嶼似星羅。
中夏逢佳節，
和平放浩歌；
良城真不夜，
舞影看婆娑。

我們在土尔庫參觀了市容，市長向我們介紹了土尔庫的歷史。土尔庫是芬蘭最古老的城市，還保存有古代的木头街道。在二百年前就有了劇院并开始正規的演出，这里有四所高等學校，大學生們也常排戲。土尔庫的藝術家們在音樂堂為我們表演了精采節目。作曲家馬脫拉演奏完了自己作的曲子，又把作品贈給他的同行——劇團的副團長任虹同志。年老的女演員莫爾克朗誦了一首詩，題名“從前和現在”，內容大意是說：過去的生活光明輕鬆，現在我老了；但我不願老，我願永保青春。一對穿着芬蘭民族服裝的男女出來表演了优美动人的芬蘭民族歌舞。我們在土尔庫的演出是盛況空前的，連警察局長也同意了劇院破例地出售站票。許多觀眾和買不到戲票的人在劇院的后門口等候到深夜，為了要和卸粧出來的演員們握握手，或者請求簽個名。一位紡織學校的女校長從人叢中擠過來把自己親手編織的一塊花邊織物送給了演員江新蓉，說她愛上了江新蓉在“拾玉鐲”中所扮演的刺繡姑娘。土尔庫的戲劇家科·伯瓦拉說：“我們戲劇界曾在學校里學到過有關中國傳統戲劇的情況，但今天我們才第一次真正得以看到中國民族傳統的歌劇。”哈·杜伊瓦說：“你們的演出表現了优美的、聰明的藝術，表示出你們的崇高的文化是為了和平和人类的幸福的。從你們的演出中，我們看到并學習到了東西。”

离开土尔庫，我們訪問了坦培累。坦培累樹木葱蘢茂密，烟囪林立，它位于兩個狹長湖泊相連結的坦麥爾科斯基河上，是芬蘭的紡織工業中心。在這個年青的工業城市里，有棉紡廠、細麻廠、造紙廠和煉鋼廠等，全城十一萬五千人口中工人即占四萬，被稱為芬蘭工人運動的搖籃。这里有二座劇院，都

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在一个陽光照洒的中午，我們前去參觀了列寧博物館。博物館建立于一九四六年，它是在一座“工人之家”大廈的二樓上，樓下是坦培累工人劇院。博物館的負責人，芬蘭工人運動中的一位著名的老工人出來接待我們。他的身材矮小，瘦瘦的臉，見了我們顯得十分親切和高興；站在他身旁還有他的年老的夫人和他的小孫女。他非常激動地向我們介紹了這個列寧與斯大林初次會見的場所，并用低啞的聲音說：“芬蘭人民熱愛列寧，因為正是列寧使芬蘭獲得了獨立。”他熱情地要求我們簽名，并指着放在進口處的一張桌子，要我們買一些列寧的紀念章和照片。他解釋道：“本來我應該送給你們留作紀念，但由於博物館的經濟條件太差，只好請你們自己買了。”列寧住過的一間很小的房間，現在仍按原樣陳列着：臨窗有一張書桌，旁邊有一把靠背椅，兩邊各有一個放花盆的高腳木架；牆上掛了一只古旧的鐘，還有些帶着鏡框的照片和兩幅芬蘭風景畫。這簡單的布置展現了列寧被迫僑居國外時的朴素生活。這間小屋的隔壁，是曾經召開過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的大廳，它長約三十米，寬約二十米，里面陳列着有關列寧生平活動的展覽品，還有列寧的石膏胸象。大廳的牆壁為一長排的照片所環繞，屋中央的圓柱子上也掛滿着照片，旁邊有幾把椅子，可供參觀的人休息。這些列寧在各個時期的照片都是為我們所熟悉的。置身在這樣的環境里，容易使人想起列寧當時在這大廳的會議上所作的關於論時局和論土地問題的兩個光輝的報告，以及在匆忙結束的會議後，怎樣指示各代表趕回各地去親自參加和領導那時已經開始了的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革命起義。我們怀着對

于偉大導師的無限景仰和愛戴的心情走出大門，后面有幾個小女孩子跟着我們跑上汽車要求簽名，直到車子開動的時候才下去。

一位坦培累的居民這樣對我們說：“希望你們將坦培累人民的友誼帶回給中國人民，我們千萬顆坦培累人民的心和你們的心一起跳躍着。希望我們兩國之間的友誼日益發展。”

九月下旬，我們到达了芬蘭中部的庫奧比歐，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小城市，四周為一連串的湖泊所環繞，猶如一個仙境。當地戲劇界負責人赫賴悌哈爾買斯致歡迎詞說：“歡迎你們的來到，你們已經訪問了我們的首都赫爾辛基，土爾庫——芬蘭的文化搖籃，坦培累——我們的曼徹斯特，奧烏魯——北方的白夜城，現在到达了我們這個美麗多湖的城市。這裡的魚食是世界聞名的，這裡的夏天是非常迷人的，可惜你們到來的時候已是秋天了，但是儘管如此，我們將尽可能使你們在這裡感到溫暖和舒適。”熱心的芬蘭朋友果然表現了盛情，在普如山旁的一所芬蘭式木頭房子的小飯店里，舉行了魚食宴會招待我們。據說，按照慣例，客人們不管從世界哪一個地方來到了庫奧比歐，都要以魚食款待的。當我們把桌上復蓋着的白布揭開，就看見盆子里放的是一個特大的黑褐色的烤面包，面包兩頭微尖，形狀略像公雞，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魚一雞”。用刀剖開面包外面的一層硬皮殼，里面滿是嫩的魚肉和豬肉，鮮美可口，很有些中國菜的味道。我們有的人還問了這種魚食的做法，心想回國後試試。席間，芬蘭藝術家們還給我們唱了幾首民歌，他們唱起了“我的祖國蘇烏米……”，歌聲委婉動聽，洋溢着熱愛祖國的深厚感情。

这餐别致的魚食宴会的确令人感到舒適和乐趣。

我們在訪問來黑特期間，市長特請我們去洗“桑烏那”澡，認為这是对芬蘭文化傳統的珍視。芬蘭有位著名詩人曾經这样說：洗“桑烏那”澡，就是地獄的出口和天堂的入口。可見对此的重視。芬蘭的農家沒有不設浴室的，城市的旅館里也都有此設備。这种浴室环着牆壁有層層木架，順着象梯子样的橫階一級一級上去，愈到上面温度愈高。身体弱的可以躺在下面。如需要增加温度，可用一木桶潑水在火爐里燒紅的卵石上，讓灼热的水蒸汽布满浴室，这时候，沐浴的人可以从木架上走下來，用浸在热水里的杉枝小帚在自己身上拍打，或互相拍打，待渾身發出大汗后，再用水冲洗措擦。在鄉下，人們洗完这种蒸汽浴以后，还要跳到湖里或河里洗澡，冬天，甚至躺在雪中翻滾。芬蘭世代相傳的最著名的史詩“卡列伐拉”（一八三三年正式出版），在叙述詩中主人公將要結婚的时候，請他的姐姐安尼开替他准备浴事，就曾对洗“桑烏那”澡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寫：

她用大風吹落的，
雷电击断的樹枝，
秘密的燒热浴室。
她到河边采石子，
帶回蒸热做浴用。
她又得意洋洋的，
來到聖井取浴水，
她从深密叢林里，
折断樹枝做浴帚。

她把甜蜜的浴帚，
放在石子上蒸熟。
她把牛奶和灰拌，
替他做成肥皂塊，
她又擦成肥皂沫，
預備新郎去洗头，
更把全身洗干淨。

对于这种奇怪的洗澡方法，最初我們有些人不敢嘗試，推說身体有病不去。芬蘭朋友却这样回答：我們認為洗“桑烏那”澡治不好的病就不能治了。这并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話，在芬蘭，因为天气寒冷，人們不容易出汗，洗“桑烏那”澡出一身汗以后，的确可以精神煥發，有益于健康。后來我們大家洗了“桑烏那”澡，果然也發生了很大的兴趣。据說，現在有一种國際性的組織“桑烏那”协会，它就在專門研究“桑烏那”澡在医学上的价值。在告別拉黑特时，芬蘭朋友还特意送給我們一只洗这种芬蘭澡的小木桶，并強調指出它是代表了芬蘭人民的和平与友誼的。热情的藝術家們在深夜冒着大雨赶到車站來欢送我們，他們淋着雨、唱着歌，有的为留恋惜別而掉下了眼泪。

剛回到赫尔辛基，芬中协会秘書長勞利开能夫人告訴我們：“大家正在为買最后一場的戲票要打架呢”，“京剧成了目前赫尔辛基輿論的中心”。她說着說着就笑起來了。高高的顴骨，薄薄的嘴唇，一双小而明銳的眼睛，不时閃耀出喜悅的光芒。她喜欢戴一頂有点象新疆姑娘那种綉着花的扁圓形的帽子，脚上穿一双和帽子同样花色的寬头平底鞋。她的性格同她的說話一样是急切爽直的。有一次，我們正在用早餐，勞利

开能夫人來了，她要我們不要停止吃东西，一边就和我們攀談起來：“和中國友人一起是一件愉快的事。我曾去過中國兩個月。中國人是很好的。芬中協會就是為了開展和保持這種友誼。”接着她又好像和誰分辯似的：“芬蘭人的面孔，看上去不很和善，但內心却是非常熱情的。他們對待中國朋友就象捧在手里一樣。很多芬蘭人都說中國的婦女真漂亮。我們有一個月的接觸和合作，這可以互相更進一步了解和增進友誼。”的確，勞利開能夫人把我們象捧在手里面一樣，她關懷我們的工作以至飲食寒暖，而特別令人感動的是她把加強中芬兩國人民的友誼看作是自己義不容辭的光榮職責。亞維羅女士有一次對我們說：“芬蘭各地與你們接觸過的人士一致的印象是：中國人原來是這樣漂亮、文雅有禮的人民。”在我們將要離別赫爾辛基的前一天，勞利開能夫人和芬中協會主席葉文佩一起來了，她帶來了芬蘭最著名的音樂家西比留烏斯給楚圖南團長的一封信。西比留烏斯在歐洲有很高的聲望，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國對外文化協會曾舉行集會慶賀他的九十壽辰。在我們訪問期間，他正在鄉下休養，我們訪問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西比留烏斯音樂學院，中國的藝術家和芬蘭的藝術家還在起合唱了一支芬蘭民歌。這封信是他在收到我們送他的禮物後表示感謝的。勞利開能夫人代表芬中協會贈給全團每人一把芬蘭小刀留作紀念，這是芬蘭的著名特產。在紅色骨質的刀柄上，還刻着四個顯目的金色的中國字：“中芬友好”。芬中協會主席葉文佩對我們說：“通過你們的訪問演出，中芬兩國人民之間已建立起千萬條友誼的綫索，這些綫索將會繼續保持和鞏固下去。”

二

十月二日，我們乘一艘白色的輪船“凡來諾”号赴斯德哥尔摩。輪船漸漸离开港口的碼頭，而欢送的人們数不清的手还在揮动，有的把自己的帽子拋上空中。不久，赫尔辛基的城廓已为大气湮沒，看不清楚了。輪船駛出芬蘭灣，航行在波罗的海上。斜陽映照着深沉的蔚藍色的海面，好象为它披裹了一件金光燦爛的緞衣。站在艙頂的甲板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湿润的空气，眺望着渺無边际的茫茫大海，只覺胸怀开闊舒暢，心神怡然。傍晚时分，海浪掀起，船身不間歇地一搖一擺，晃蕩得很厉害。不少同志昏暈嘔吐，預訂的晚餐半数以上的人沒有去吃。倚憑在船欄杆上，迎面吹过來的海風使人感到清醒快適。我們不覺談起所看过的苏联电影“波罗的海艦隊”，回憶起那种激烈的海戰場面；又談起了北欧神話中一些关于海的傳說：北海的凶惡的風濤，使北欧人想象那海底下有一条所謂密特茹尔特的巨蛇，自嚙其尾，蟠繞大地，海里的風浪就是这苦悶而忿怒的怪蛇掀弄起來的。和希臘神話中的賽梭相象的北欧神話中的罗勒來，也是一个貌美善歌的魔女，每到夜晚，坐在礁石上，看見小船駛來，就唱起迷人的歌曲，把划船的人听得迷迷糊糊，以至使船触礁撞得粉碎。我們也听到了婉轉的歌聲，但这只是从我們自己的嘴里唱出來的。